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项弋平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编辑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项 弋 平 选 集

吉 林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四 川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合 编
成 都 东 方 图 书 馆 学 研 究 所

一 九 八 八 年

项弋平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主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发行组发行

(成都市总府街六号)

成都市自力印刷厂印刷

1988年

字数 100千字

印数1—1000册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88048

3.00元

目 录

简历·····	(1)
序言·····	(9)
图书馆学是一门什么科学·····	(11)
关于图书馆的阶级性和社会性·····	(14)
論图书馆学的结构·····	(19)
谈谈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26)
从“知识老化”再谈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	(30)
现代教育与图书馆·····	(32)
論图书馆学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	(38)
1984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論研究情况综述·····	(44)
浙江省新时期十年图书馆学研究综述·····	(51)
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	(61)
浙江图书馆小史·····	(70)
浙江的公共图书馆·····	(74)
明州天一富藏书——介绍宁波天一阁·····	(80)
嘉业堂藏书楼·····	(83)
文瀾阁与《四库全书》·····	(85)
浙江图书馆刻书述略·····	(88)
毕昇活字发明地点考測·····	(90)
关于市图书馆的任务·····	(95)
图书馆科学管理举隅·····	(98)
读者工作概说·····	(104)
論开架借阅·····	(109)

关于县图书馆藏书建设的几个问题·····	(115)
关于建立图书馆中专教育体系的设想·····	(119)
发挥函授优势 搞好函授教育·····	(125)
著作目录·····	(131)



本人简历

我虽不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但却和新中国一同成长。我于一九四一年五月生于江西东部的小县城一弋阳，因而取名弋平。父母弟妹都是教师。父亲祖籍浙江宁波，母亲是江西黎川人，我生在长在江西，所以算是个浙江籍的江西人。

我从小酷爱阅读，在中学里便被选为班级的图书管理员。一九五七年高中毕业时年仅十七岁，因为在《图书馆工作》杂志上看到杜定友先生写给一位志愿报考图书馆专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信，因此决定报考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并在当时报考的十二个志愿中把它填为第一志愿，以后被录取。从此一生便和图书馆结下了不解缘。在大学里受名师熏陶，学业渐有长足的进步。

一九六一年从武大毕业分配到浙江图书馆工作。起初从事西文分编，从一九六四年年底即调到辅导部一直至今。一九八〇年起担任研究辅导部付主任，一九八四年起担任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付秘书长。二十年来，我的足迹踏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为浙江省县市图书馆的建设尽了自己一份力量。我参加了筹建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的工作，因在学会学术工作方面的成绩而被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和浙江省社联评为优秀学会工作干部，受到表彰奖励。一九八四年被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聘任为基础理论研究小组付组长。

我从小爱好写作，在大学一年级时即发表了第一篇通讯报导。参加工作后，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后大量发表论著，论题遍及图书馆学各个领域，有一段时间对科普创作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九七八年八月六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书籍的变迁》一文曾被

作为科技说明文的范文选入二十多种大中专教材和中学生阅读课本，总印数达二百多万册。此文获得浙江省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三等奖。近年来研究兴趣转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读者工作等方面。本人学识浅薄、经验缺乏，期望借出版《中国图书馆学论丛》之机对我的半生生涯作一番总结和回顾，以便在今后的岁月里得到师长和同行们更多的帮助，进一步在图书馆学领域进行探索。

我的爱人是一位工人，两个孩子和我小时候一样，是两个小书迷。

值此国庆之际，听着电视机传来隆隆的礼炮声，写下以上文字，作为对祖国母亲的献礼。

1984年10月1日于杭州

总 序

心血的凝聚 文化的反思

——《图书馆学论丛》总序

张德芳 金恩晖

为应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和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学者个人自选集丛书——《图书馆学论丛》，陆续地同读者见面了。

按人物（我国当代图书馆学学者）来立题，选择他们的代表性论著编撰出书，以展现新中国建国四十年来图书馆学领域的风貌，这在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发展史上，还是首次。这套丛书，凝聚着众多学者多年劳动的心血和思索的甘辛，记载着他们研究各种课题的轨迹，从一个个侧面映照出我国当代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已经涉及到的每个领域。因之，我们可以认为，她本身正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我国图书馆学所取得的基本成绩和现实的水平。

我国图书馆学近四十年来理论自身的变革、特别是近十年的变革，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多文化的景观，学术刊物纷纷涌现，科学论文林林总总，各种专著绰约多姿。如何科学地总结这批学术成果？如何认真地分析他们的成就和特点，乃至尚存在的问题？如何评价它们在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如何明确地预示其未来的学术走向和发展趋势？……对凡此种种问题，当然要进行一番反思，不仅是一个正在为人们所关心的，实际上已经成为热门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

一个进一步繁荣图书馆学、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从而推动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必要课题。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这种总结和反思：比如：我们不妨将四十年间出版的那些专著（包括教材、讲义）一一列举出来，放在本学科体系、结构的平面上进行分析，找出各种著作的基本特点，主要观点、对比其间的同异、以说明我们学科各部门已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水平；又如：我们也可以将图书馆学的内容按不同专题、不同侧面去收集资料、经过筛选、分析，择其各种代表性的文章、按专题集中起来，编撰成书，这当然也是对四十年的学术成果进行总结。然而，《图书馆学论丛》却选择了由具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学者自编论文集出版的方法。列入本丛书的每种著作，均以一位（个别可以两位合为一种）图书馆学者对自己读书治学的经验总结、深刻反思为基础，将他们的学术代表作品，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乃至他们的治学经历、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由他们本人现身说法地再现给读者。我们认为，这种自具手眼而不人云亦云的方法不仅能够真切地反映出每位图书馆学学者所关心和肯定的问题，反映出他们的学术个性，学术风格，而且足以表现出图书馆学在各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这就是我们如此编辑，出版这种形式的丛书的主旨。

一个人对人生的理解常常需要回首往事，一位学者对学术的反思则常常表现为对自己于不知不觉中沉积下来的成果的领悟。对于图书馆学这一刚刚步入科学殿堂而远远未能成熟的年轻的学科来说，陡然地提高几度音阶、大声地宣布发现“新大陆”，乃至大彻大悟地发明了什么“理论基础”，创造了什么“思维方“式”、“判断标准”等等，未必是严肃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远不如由每位曾经认真的思考过某些问题、并且已经有过一点一滴的学术发现、治学体会和科研成果的学者，将他们自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作一独特交待的问题方式，以诚恳的态度一五一十地

和盘端出来为好。因为这些问题至少在它们被探讨和研究，并且与读者见面之时，就曾经为人们所关注，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所需要。这也是我们采取“自选集”的方式出版这套丛书的又一缘由。

我国的图书馆学成果，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有古代的问题，也有当代的问题；有中国的问题，也有外国的问题；有宏观的问题，也有微观的问题；有理论的问题，也有实际的问题；同时，也勿须讳言，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由于历史的曲折，人们的视角不同，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特殊的规律、在图书馆学发展中存在着各种观点的争议，对于本丛书中所呈现的各种丰富而复杂的学术观点，作为编者一律采取客观的立场，即尊重作者本人的意见，除个别字句外，收入本丛书时，一律对文章不作改动；至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的存在，更是正常的，不仅在本丛书每种“自选集”之间出现的不同的、甚至相互的意见，可以在以后学术论坛上通过平等的、心平气和的讨论和争鸣以求解决，就是在每种“自选集”内，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所撰写的论文前后观点也可能有着不尽一致之处，这也是应当允许的，丛书编者也仍采取尊重原文，尊重作者的立场，一律不作改动。

本丛书要求每种“自选集”编选十万字左右，比之洋洋数十万言的大作，自然每种皆是本小书；我们未尝不知道峨冠博带的鸿篇巨制，可以令人瞠目，但经过作者精心选择出的论文，其中也未必未有珍品，其科学的信息价值也可能蕴含着研究者的“精髓”。诚然，图书馆学不能象文学等古老的学科那么幸运，但虽离以但丁的名字来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终结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始的日子为时尚远，也许在我们学科的发展史上永远不会出现这样伟大的思想巨人；但是，我们学术领域中的各个群体，毕竟是以每位学者的个人研究成果为细胞的，一木、一水，固然微不足道，但木成行、水成溪，乃至汇成茫茫林海、滚滚长河，就

具有宏阔的气势和牢固的基础，足以显示出图书馆学的深度和广度。因而，我们认为《图书馆学论丛》的编辑、出版仍然是为新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树立了集体群象的形象的座标，对于有志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同行来讲，这毕竟还是尝试着作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坦率地说，人们如今对于图书馆学论著的出版的期望值已经过高，加之纸张涨价，销售渠道不畅通等原因，我们已经是在尽着几乎力不从心的社会责任。应当期望，但也不必苛求专业出版社能够尽到同样的责任。在当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预计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之前能先出版五十种，但骑虎就难下，如蒙图书馆界同仁的继续支持，本丛书将一如既往地一集集地坚持出版下去。因之，热烈地欢迎踊跃赐稿。此之为序。

1988年12月

序 言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准备编辑一套《中国图书馆学论丛》丛书，我是支持这件事的。因为无论从编辑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资料来说，或是从作者本人总结研究经验来说，这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近年来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项弋平同志是一位比较活跃、比较勤奋的同志。他涉猎书史，漫步学林，写下了好些对我们有启迪的文字。现在他也应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之约，准备将其部分著作汇集成册，作为《中国图书馆学论丛》之一出版，我认为是有价值的。也愿在此对他的学术思想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紧密地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勇敢地探索新的领域，这是项弋平同志的最大特点。图书馆学是一门年青的科学，它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图书馆学又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它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进步。因此一边实践，一边研究，在实践中找出课题，在研究中得到提高和改进，这应该是我们图书馆界的同志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各方面的改革对于理论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应满足这种要求，应当去阐述去回答改革的实践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项弋平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他思想比较敏锐，能经常抱着探索的眼光去观察研究事物，所以，他能在比较平凡的工作中发现问题，进行若干有意义的探讨，如岗位责任制、定额管理、读者工作的改革、采用《中图法》改编图书以及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他都提出了一些对大家有启发作用的见解。

既勇于探索图书馆领域的重大课题，又致力于普及图书馆学知识，这是项弋平同志的另一特点。我知道他文笔流畅，又能广泛

阅读，有一段时间对科普创作也颇感兴趣。因为图书馆学领域，并不为社会上的人都能了解，就需要我们从事这个专业的同志通过报纸、刊物、电台进行广泛的宣传，反复的说明，以引起世人的重视。所以我对他能效力于普及工作，也是提倡的。事实上他的一些科普文章（如《书籍的变迁》）在社会上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过：“后人之学胜于前人，乃后起之智虑所应尔。”我们的学术研究自然应超过前人，但超过前人首先要批判，要继承，要学习，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项弋平同志也研究传统的东西并为现实服务。他正当盛年，期望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新，有更多的科研成果问世。

谢灼华

1984年8月20日于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图书馆学是一门什么科学

研究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实际上是确定它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它是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关懿娴副教授认为它是综合性科学。此外，还有边缘科学、横断科学、人文科学、应用文科、交叉科学等等说法。要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依据划分学科性质的主要标准——一门学科研究客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科学研究的方法、手段。

从传统的图书馆学观念出发，应该承认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什么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阐述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人类社会现象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而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的图书馆，是一种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现象，所以它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是研究社会交往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不是研究人与物的关系，更非研究物与物的关系。虽然图书有两重属性。从物质属性看，它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态，即书籍载体，它有生产、损坏、毁灭的过程，它的传播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从精神属性看，它是人类精神劳动的产品，它的存在不受时、空限制，而是可以无限地传播与扩散，以致永久。前者是其躯壳，后者才是其灵魂。所以从表象看，图书馆学是研究人（读者）与物（书籍）的关系，而实质上仍是研究人（读者）与人（作者）的关系。我们阅读一本书籍，就是在同作者进行思想交流。

其次，从研究的方法与手段看，传统的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如调查法、观察法、逻辑推理法、历史法等，仍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所以，传统的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

然而，当代科学的发展，动摇了这种传统的看法。

当代科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在高度的分化、广泛渗透的基础上的综合化与整体化的趋势。一方面科学本身的分化，产生许许多多的分支科学，例如图书馆学就分化出图书分类学、图书馆情报学、图书馆读者学等等。另一方面学科间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产生许多新的交叉科学、边缘科学，例如图书馆学与管理科学交叉产生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学与建筑学交叉产生图书馆建筑学，图书馆学与经济学交叉产生图书馆经济学等等。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变化。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现代的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还要研究人与机（计算机），甚至机与机的关系。这种综合化的趋向模糊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线，使人们很难得出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简单结论，因为它不是研究事物的某一侧面，而是研究图书馆这个客体的各个侧面。而从研究的方法技术看，当代的图书馆学由具体工作过程的描述，发展到定性分析，进而到定量分析，越来越多地应用了数学、系统分析、实验和模拟等自然科学手段与方法。电子计算机及缩微技术、声象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不仅丰富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而且在无情地改变着图书馆学的性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传统的图书馆学在向现代图书馆学过渡的进程中，它的学科性质正在由社会科学转向综合性科学。

现在，再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图书馆学是交叉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等等的说法是否成立？

什么是交叉科学和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和边缘科学指的是在原有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接点或交接带所形成的新学科。什么是图书馆学所赖以生长的原有学科呢？无有。因为图书馆学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什么是横断科学？横断科学是以各种物质结构、层次、物质

运动形式的某个共同点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等。图书馆学有其特有的研究对象即图书馆。研究图书馆这个客体的运动形式与研究图书中所包含的知识是两码事。图书中所包含的知识纵贯古今，横跨中外，而图书馆则是收集、整理、保管、利用图书的专门机构。可以说，没有图书就没有图书馆，但图书并不等于图书馆。所以不能给图书馆学轻易下横断科学的結論。

什么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 *humanitas*，意指人性、教养。在欧洲十五、十六世纪开始使用这一名詞。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来含义几经变迁。狭义的系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的泛指对一般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从人文科学的内涵与外延来看，均与图书馆学不同。人文科学有比较特定的内涵与宽泛的外延。显然，图书馆学不属于人文科学。

应用文科，可能是指其实用性技术性一面，这是受了“方法技术中心”論的影响。而实际上当代图书馆学已自己形成了独立的理論体系，而且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文科的范围！

众所周知，科学是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反映。由于世界的复杂性，它们的运动形态就存在多维性。这就决定了科学分类标准的多样性。科学的分类，可以按学科间的关系，分成母科学、分支科学、边缘科学、交叉科学、横断科学；按理論与实践联接的紧密程度分成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按科学的功能分成认识世界的科学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从科学研究的对象区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科学。之所以把图书馆学说成是交叉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是从学科间的关系来说的。之所以把图书馆学说成是应用文科，是从科学功能来说的。而学科间的关系或科学的功能都不能作为区分学科性质的标准，划分学科性质的主要依据只能是研究客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以及研究主体的认识

能力、手段与方法，所以把图书馆学说成是交叉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应用文科、人文科学等都是不恰当的。

原载《宁夏图书馆通讯》1985年第3期

关于图书馆的阶级性和社会性

最近，在《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二期上拜读了卢尚质同志的文章《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不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这篇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阶级性？第二、什么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不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第三、社会性和阶级性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十分重要，它涉及到许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多年来图书馆界一直有不同看法。本人不揣浅陋，参加这一讨论，并望同行及专家们指正。

一、什么是阶级性

阶级性，指的是一种事物在阶级社会中被打上的阶级印记。图书馆的阶级性，是指图书馆在阶级社会中被打上的阶级印记。具体指的是属哪个阶级所有，为哪个阶级服务。在阶级社会里，图书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超脱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图书馆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图书馆的一种重要属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办馆的指导思想来说，统治阶级总是为了巩固本阶级统治而办馆。图书馆产生于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从它产生之日开始，统治阶级就千方百计将它攫取在自己手中，使它成为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封建社会，当一个新王朝建立，总是发出征集图书典籍的指令，建立皇家图书馆，以供新